

第五十八回

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

诗曰：

一事参差百事难，一人辛苦众人安。

英雄天地彰名誉，鹰隼云霄振羽翰。

孔亮弟兄容易救，青州城郭等闲看。

牢笼又得呼延灼，联辔同归大将坛。

当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、杨志，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，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前去攻打。杨志道：“若要打青州，须用大队军马方可打得。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，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；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。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都并做一处，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，一面且去攻打青州。孔亮兄弟，你可亲身星夜去梁山泊，请下宋公明来并力攻城，此为上计。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。你们弟兄心下如何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正是如此。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明日也有人说宋三郎好，可惜洒家不曾相会。众人说他的名字，听得洒家耳朵也聋了，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，以致天下闻名。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，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，及至洒家去时，又听得说道去了，以此无缘不得相见。罢了，孔亮兄弟，你要救你哥哥时，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们，洒家弟兄在这里和那撮鸟们厮杀。”孔亮交付小喽啰与了鲁智深，只带一个伴当，扮做客商，星夜投梁山泊来。

且说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三人去山寨里，唤将施恩、曹正，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。桃花山李忠、周通得了消息，便带本山人马，尽数起点，只留三五十个小喽啰看守寨栅，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，一同攻打城池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孔亮自离了青州，迤逦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吃问路。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，便请坐地，问道：“客人从那里来？”孔亮道：“从青州来。”李立问道：“客人要去梁山泊寻谁？”孔亮答道：“有个相识在山上，特来寻他。”李立道：“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住处，你如何去

得？”孔亮道：“便是要寻宋大王。”李立道：“既是来寻宋头领，我这里有权待。”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来相待。孔亮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如何见款？”李立道：“客官不知。但是来寻山寨头领，必然是社火中人，故旧交友，岂敢有失祇应？便当去报。”孔亮道：“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。”李立道：“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，今日且请上山。”二人饮罢分例酒，随即开窗，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。见对港芦苇深处，早有小喽啰棹过船来到水亭下。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，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，却上关来。

孔亮看见三关雄壮，枪刀剑戟如林，心下想道：“听得说梁山泊兴旺，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！”已有小喽啰先去报知，宋江慌忙下来迎接。孔亮见了，连忙下拜。宋江问道：“贤弟缘何到此？”孔亮拜罢，放声大哭。宋江道：“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，但请尽说不妨。便当不避水火，力为解救，与汝相助。贤弟且请起来。”孔亮道：“自从师父离别之后，老父亡化。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，杀了他一家老小。官司来捕捉得紧，因此反上白虎山，聚得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。青州城里却有叔父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了，重枷钉在狱中，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，指望救取叔叔孔宾。谁想去到城下，正撞了一个使双鞭的呼延灼。哥哥与他交锋，致被他捉了，解送青州，下在牢里，存亡未保。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。次日，正撞着武松，说起师父大名来，现在梁山泊做头领。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，一个是花和尚鲁智深，一个是青面兽杨志。他二人一见如故，便商议救兄一事。他道：‘我请鲁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、周通，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，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，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。’以此今日一径到此。万望师父觑先父之面，垂救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！”宋江道：“此是易为之事，你且放心。先来拜见晁头领，共同商议。”

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并众头领，备说：“呼延灼走在青州，投奔慕容知府，今来捉了孔明，以此孔亮来到，恳告求救。”晁盖道：“既然他两处好汉尚兀自仗义行仁救叔，今者三郎和他至爱交友，如何不去？三郎贤弟，你连次下山多遍，今番权且守寨，愚兄替你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，这个是兄弟的事。既是他远来相投，哥哥若自不去，恐他弟兄们心下不安，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。”说言未了，厅上厅下一齐都道：“愿效犬马之劳，跟随同去。”宋江大喜。有

诗为证：

孔明行事太匆忙，轻引喽啰犯犬羊。

赖有宋江豪侠在，便将军马救危亡。

当日设筵管待孔亮。饮筵之间，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，分作五军起行。前军便差花荣、秦明、燕顺、王矮虎开路作先锋，第二队便差穆弘、杨雄、解珍、解宝，中军便是主将宋江、吴用、吕方、郭盛，第四队便是朱仝、柴进、李俊、张横，后军便差孙立、杨林、欧鹏、凌振催军作合后。梁山泊点起五军，共计二十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三千人马。其余头领，自与晁盖守把寨栅。当下宋江别了晁盖，自同孔亮下山来。梁山人马分作五军起发。正是：

初离水泊，浑如海内纵蛟龙；乍出梁山，却似风中奔虎豹。五军并进，前后列二十辈英雄；一阵同行，首尾分三千名士卒。绣彩旗如云似雾，朴刀枪灿雪铺霜。鸾铃响，战马奔驰；画鼓震，征夫踊跃。卷地黄尘霭霭，漫天土雨蒙蒙。宝纛旗中，簇拥着多智足谋吴学究；碧油幢下，端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。过去鬼神皆拱手，回来民庶尽歌谣。

话说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个头领、三千人马，分作五军前进，于路无事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已到青州，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报知，众好汉安排迎接。宋江中军到了，武松引鲁智深、杨志、李忠、周通、施恩、曹正都来相见了。宋江让鲁智深坐地。鲁智深道：“久闻阿哥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，今日且喜相认得阿哥！”宋江答道：“不才何足道哉？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，今日得识慈颜，平生甚幸！”杨志也起身再拜道：“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，多蒙山寨重义相留，为是洒家愚迷，不曾肯住。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，此是天下第一好事！”宋江答道：“制使威名播于江湖，只恨宋江相会太晚！”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，一一都相见了。

次日，宋江问青州一节，近日胜败如何。杨志道：“自从孔亮去了，前后也交锋三五次，各无输赢。如今青州只凭呼延灼一个，若是拿得此人，觑此城子如汤泼雪。”吴学究笑道：“此人不可力敌，可用智擒。”宋江道：“用何智可获此人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只除……如此如此。”宋江大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当日分拨了人马，次早起军，前到青州城下，四面尽着军马围住，擂鼓摇旗，呐喊搦战。

城里慕容知府见报，慌忙叫请呼延灼商议：“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放心。群贼到来，先失地利。这厮们只好在水泊里张狂，今却擅离巢穴，一个来，捉一个，那厮们如何施展得？请知府上城看呼延灼厮杀。”

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，叫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了一千人马，近城摆开。宋江阵中一将出马，那人手拈狼牙棍，厉声高骂知府：“滥官害民贼徒！把我全家诛戮，今日正好报仇雪恨！”慕容知府认得秦明，便骂道：“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不曾负你，缘何敢造反？若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！可先下手拿这贼！”呼延灼听了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秦明。秦明也出马，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。二将交马，正是对手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鞭舞两条龙尾，棍横一串狼牙。三军看得眼睛花，二将纵横交马。使棍的闻名寰海，使鞭的声播天涯。龙驹虎将乱交加，这厮杀堪描堪画。

秦明与呼延灼厮杀，正是对手。两个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，恐怕呼延灼有失，慌忙鸣金，收军入城。秦明也不追赶，退回本阵。宋江叫众头领军校且退十五里下寨。

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，下马来见慕容知府，说道：“小将正要拿那秦明，恩相如何收军？”知府道：“我见你斗了许多合，但恐劳困，因此收军暂歇。秦明那厮原是我这里统制，与花荣一同背反。这厮亦不可轻敌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放心，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。适间和他斗时，棍法已自乱了。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贼。”知府道：“既是将军如此英雄，来日若临敌之时，可杀开条路，送三个人出去。一个叫他去往东京求救，两个叫他去邻近府州会合起兵，相助剿捕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高见极明。”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，选了三个军官，都发放了当。

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，卸了衣甲暂歇。天色未明，只听得军校来报道：“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私自在那里看城。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；两边两个，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，左边那个道装打扮。”呼延灼道：“那个穿红的眼见是宋江了，道装的必是军师吴用。你们且休惊动了他，便点一百马军，跟我捉这三个。”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，提了双鞭，带领一百余骑马军，悄悄地开了北门，放下吊桥，引军赶上坡来。

宋江、吴用、花荣三个只顾呆了脸看城。呼延灼拍马上坡，三个勒转马头，慢慢走去。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厢，宋江、吴用、花荣三个齐齐的勒住马。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，只听得呐声喊，呼延灼正踏着陷坑，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。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，先把呼延灼钩将起来，绑缚了拿去，后面牵着那匹马。这许多赶来的马军，却被花荣拈弓搭箭射倒当头五七个，后面的勒转马，一哄都走了。

宋江回到寨里坐，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。宋江见了，连忙起身，喝叫：“快解了绳索！”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，宋江拜见。呼延灼慌忙跪下道：“义士何故如此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宋江，怎敢背负朝廷？盖为官吏污滥，威逼得紧，误犯大罪，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动将军，致劳神力。实慕将军虎威。今者误有冒犯，切乞恕罪！”呼延灼道：“呼延灼被擒之人，万死尚轻，义士何故重礼陪话？”宋江道：“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？皇天可表寸心！”只是恳告哀求。呼延灼道：“兄长尊意，莫非叫呼延灼往东京告请招安，到山赦罪？”宋江道：“将军如何去得？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，忘人大恩，记人小过。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，他如何不见你罪责？如今韩滔、彭玘、凌振已都在敝山入伙，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，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。等朝廷见用，受了招安，那时尽忠报国，未为晚矣。”呼延灼沉思了半晌——一者是天罡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；二者见宋江礼貌甚恭，叹了一口气，跪下在地道：“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，实慕兄长义气过人，不容呼延灼不依，愿随鞭镫。事既如此，决无还理。”有诗为证：

亲受泥书讨不庭，虚张声势役生灵。

如何世禄英雄士，握手同归聚义厅？

宋江大喜，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，叫：“问李忠、周通讨这匹踢雪乌骓马送将军骑坐。”

众人再商议救孔明之计。吴用道：“只除叫呼延灼将军赚开城门，唾手可得，更兼绝了呼延灼将军念头。”宋江听了，来与呼延灼陪话道：“非是宋江贪劫城池，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縲绁之中，非将军赚开城门，必不可得。”呼延灼答道：“小将既蒙兄长收录，理当效力！”

当晚点起秦明、花荣、孙立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、欧鹏、王英十个头领，都扮作军士衣服模样，跟了呼延灼，共是十一骑军马。来到城

边，直至濠墘上，大叫：“城上开门！我逃得性命回来！”城上人听得是呼延灼声音，慌忙报与慕容知府。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，正纳闷间，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，心中欢喜，连忙上马，奔到城上。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，又不见面颜，只认得呼延灼声音。知府问道：“将军如何走得回来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里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，暗地盗这四匹马与我骑，就跟我来了。”知府只听得呼延灼说了，便叫军士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。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，迎着知府，早被秦明一棍，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。解珍、解宝便放起火来。欧鹏、王矮虎奔上城，把军士杀散。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，一齐拥将入来。宋江急急传令：“休教残害百姓，且收仓库钱粮。”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。便叫救灭了火。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尽皆斩首，抄扎家私，分俵众军。天明，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，给散粮米救济。把府库金帛仓廩米粮装载五六百车，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。就青州府里做个庆喜筵席，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。有诗为证：

呼延逃难不胜羞，忘却君恩事寇仇。

因是天罡并地煞，故为向导破青州。

且说李忠、周通使人回桃花山，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，放火烧毁寨栅。鲁智深也使施恩、曹正回二龙山，与张青、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，也烧了宝珠寺寨栅。数日之间，三山人马都皆完备。宋江领了大队人马，班师回山。先叫花荣、秦明、呼延灼、朱仝四将开路。所过州县，分毫不扰。乡村百姓，扶老挈幼，烧香罗拜迎接。数日之间，已到梁山泊边，众多水军头领具舟迎接。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，都在金沙滩迎接。直至大寨，向聚义厅上列位坐定。大排筵席，庆贺新到山寨头领：呼延灼、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、施恩、曹正、张青、孙二娘、李忠、周通、孔明、孔亮，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。坐间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，鲁智深动问道：“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，曾知阿嫂信息否？”林冲答道：“小可自火并王伦之后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，已知拙妇被高太尉逆子所逼，随即自缢而死；妻父亦为忧疑，染病而亡。”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上山相会之事，众人皆道：“此皆注定，非偶然也。”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，众皆大笑。次日轮流做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，如何不喜？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，

提督打造诸般军器并铁叶连环等甲；侯健管做旌旗袍服，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，飞龙飞虎飞熊飞豹旗，黄钺白旄，朱纓皂盖；山边四面筑起墩台；重造西路、南路二处酒店，招接往来上山好汉，一就探听飞报军情；山西路酒店今令张青、孙二娘夫妻——二人原是酒家——前去看守；山南路酒店仍令孙新、顾大嫂夫妻看守；山东路酒店依旧朱贵、乐和；山北路酒店还是李立、时迁看守；三关之人，添造寨栅，分调头领看守。部领已定，各宜遵守，不许违误。有诗为证：

大将摧锋已受降，许多军马更精强。

凭陵欲作恢宏计，须仗公明作主张。

数月之后，忽一日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公明说道：“智深有个相识，李忠兄弟也曾认的，唤做九纹龙史进，现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，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，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、一个白花蛇杨春，四个在那里聚义。洒家常常思念他。昔日在瓦罐寺救助洒家恩念，不曾有忘。今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，就取他四个同来入伙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，若得吾师去请他来最好。虽然如此，不可独自去，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。他是行者，一般出家人，正好同行。”武松应道：“我和师父去。”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头笠，只做禅和子打扮，武松装做随侍行者。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。过了金沙滩，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来到华州华阴县界，径投少华山来。

且说宋江自鲁智深、武松去后，一时容他下山，常自放心不下，便唤神行太保戴宗，随后跟来，探听消息。

再说鲁智深、武松两个来到少华山下，伏路小喽啰出来拦住，问道：“你两个出家人，那里来？”武松便答道：“这山上有史大官人么？”小喽啰说道：“既是要寻史大王的，且在这里少等。我上山报知头领，便下来迎接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。”小喽啰去不多时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、武松，却不见有史进。鲁智深便问道：“史大官人在那里？却如何不见他？”朱武近前上复道：“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么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便是。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。”三个慌忙剪拂道：“闻名久矣！听知二位在二龙山扎寨，今日缘何到此？”鲁智深道：“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，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。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。”朱武道：“既是二位到此，且请

到山寨中，容小可备细告诉。”鲁智深道：“有话便说，待一待谁鸟耐烦！”武松道：“师父是个性急的人，有话便说何妨。”

朱武道：“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，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之后，好生兴旺。近日史大官人下山，正撞见一个画匠，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姓王名义。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装画影壁，前去还愿。因为带将一个女儿，名唤玉娇枝同行。却被本州贺太守——原是蔡太师门人，那厮为官贪滥，非理害民——一日因来庙里行香，不想正见了玉娇枝有些颜色，累次着人来说，要娶他为妾。王义不从，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为妾，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。路经这里过，正撞见史大官人，告说这件事。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，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，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，被人知觉，倒吃拿了，现监在牢里。又要聚起军马，扫荡山寨。我等正在这里进退无路，无计可施，端的是苦！”有诗为证：

花颜云鬓玉娇枝，太守行香忽见之。

不畏宪章强夺取，黄童白叟亦相嗤。

鲁智深听了道：“这撮鸟敢如此无礼，倒恁般利害？洒家与你结果了那厮！”朱武道：“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。”一行五个头领都到少华山寨中坐下，便叫王义见鲁智深、武松，诉说贺太守贪酷害民、强占良家女子。朱武等一面杀牛宰马，管待鲁智深、武松。饮筵间，鲁智深想道：“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！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！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不得造次。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报知，请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，方可救得史大官人。”鲁智深叫道：“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，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！”武松道：“便杀太守，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？”武松却断然不肯放鲁智深去。朱武又劝道：“吾师且息怒，武都头也论得是。”鲁智深焦躁起来，便道：“都是你这般慢性的人，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！你也休去梁山泊报知，看洒家去如何！”众人那里劝得住？当晚又谏，不从。明早，起个四更，提了禅杖，带了戒刀，径奔华州去了。武松道：“不听人说，此去必然有失！”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的小喽啰前去打听消息。

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，路旁借问州衙在那里，人指道：“只过州桥投东便是。”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，只见人都道：“和尚且躲一躲，太守相公过来！”鲁智深道：“俺正要寻他，却正好撞在洒家手里，那厮多敢

是当死！”贺太守头踏^①一对对摆将过来。看见太守那乘轿子，却是暖轿，轿窗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，人人手执鞭枪铁链，守护两下。鲁智深看了寻思道：“不好打那撮鸟。若打不着，倒吃他笑！”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，过了渭桥，到府中下了轿，便叫两个虞候吩咐道：“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。”

虞候领了言语，来到桥上，对鲁智深说道：“太守相公请你赴斋。”鲁智深想道：“这厮正合当死在洒家手里！俺却才正要打他，只怕打不着，让他过去了。俺要寻他，他却来请洒家！”鲁智深便随了虞候径到府里。太守已自吩咐下了，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，太守叫放了禅杖，去了戒刀，请后堂赴斋。鲁智深初时不肯，众人说道：“你是出家人，好不晓事！府堂深处，如何许你带刀杖人去？”鲁智深想道：“只俺两个拳头也打碎了那厮脑袋！”廊下放了禅杖、戒刀，跟虞候入来。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，把手一招，喝声：“捉下这秃贼！”两边壁衣内走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，横拖倒拽，捉了鲁智深。你便是那吒太子，怎逃出地网天罗？火首金刚，难脱龙潭虎窟！正是：

飞蛾投火身倾丧，蝙蝠遭竿命必伤。

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^① 头踏：官僚出行时走在前面的仪仗队。